

七帮八派九联盟之一

战僧与何平

僧与何平

香港温瑞安著

中国

8

7

上

温瑞安

〔香港〕

著

I24.8
297

●七帮八派九联盟之一

战僧与何平

【香港】 温瑞安

中国致公出版社
一九九三年七月

(京)新登字 196 号

责任编辑:羊可欣

封面设计:胡 涛

七帮八派九联盟(之一)

战僧与何平

[香港] 温瑞安 著

中国致公出版社出版发行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〇五印刷厂

开本 789×1092 1/32 印张 7.25 字数 20 万字

1993 年七月第一版 1993 年七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10000 册

ISBN7—80096—020—X/G·8

定价(之一、之二) 11.5 元

【作者简介】

温瑞安是中国文坛一个异数。九岁时，已创文社，并有作品发表于新马港台报刊，十三岁即创办“绿洲期刊”，十五岁即主编“华中月刊”，十七岁时与兄弟们创立“天狼星诗社”，拥有一百三十五名社员，十大分社，蔚为新马文坛第一大文艺性质的社团。随后赴台深造，六年内，先后主理“神州社”、主导“青年中国杂志社”、主编“神州文集”、主创“天狼星诗刊”、“神州诗刊”、主持“试剑山庄”、主办“刚击道武术训练班”、主管“长江文社”和多个出版文化公司，极具影响力，几乎是当地最具规模的纯民间发起的文艺性社团，共分六组八部，成员一度多达数百人，连同各地结义弟妹百数十人，一时无俩；后温氏因“政治冤案”离台。此起他历经冤狱、流亡、隐居、复出，一如他自己所写的武侠小说般曲折精采，大起大伏，直至近年，寄居香江，再创“朋友工作室”、“自成一派文艺创作推广合作

社”。

温氏作品已不可能以“丰富、多产”形容，简直是不胜枚举，多不胜数。他反应快，组织力强、疾笔如风，更难得的是，他还能保持了文学的纯粹性、文字语言极耐咀嚼、屡有新意。踏入九〇年，他已出书一百九十八部，举凡各类型小说、现代诗、散文、杂文、戏剧、评论文字，均有专著，并在港台新马日韩泰美国加及中国大陆等近十国地区刊登或转载，而且著作多能以数个不同片本在各地同时或分别推出，并有多部改编成电影、电视剧、录音带、广播剧、连环图、舞台剧，现代舞、诗剧、歌词；因此不管稿费、片税、影响力堪称为中文作家里的“贵族”。

最具特色的是：他的通俗作品，却受到纯文学刊物的认可和重视；而他的纯文学作品，却也能受广大读者欢迎。故而其作品常被选入重要的文学大系代表作里；而他迄今不过三十余岁，正值作家之盛年。

目 录

雪在烧

- 颊上映着雪意和火光 (2)
- 雪地上的血 (12)
- 雪冰清·雪寂寞·雪冻 (23)
- 雪天舞剑·雪地火光 (33)

战僧与何平

- 面目可憎的战僧 (44)
- 打抱不平的何平 (58)
- 四十一仰五十七伏 (70)
- “阿耳伯”史诺 (86)
- 三十七抽二十九送 (99)
- “德诗厅”何富猛 (109)
- 天登绝顶我为峰 (117)
- 峰登绝顶我为天 (128)
- 宁负本门，不负天下 (135)

●宁负天下，不负本门 (145)

●宁负阁下，不负本人 (154)

迷神引

刀

结局

●结局 (189)

●过程 (189)

●结局 (197)

后记

一江春水向东南西北流 (198)

雪

在

烧

●颊上映着雪意和火光

四周很荒凉，而且森寒。

大地都铺上一层雪霜，但不是很厚，有些土坳处有积雪，树枝上也凝着冰屑，不过大部份的土地，仍是湿漉漉的；也许这儿曾覆盖过雪，但已渐消融，或许雪下得还不足以掩盖这块疮痍大地，所以使得这残景更加荒凉。

雪意比雪降更苍寒。

——“钩拐二侠”都是这样想。

他们骑在马上，都感觉到深深的寒意，这就跟寂寞一样，真正的寂寞，也是刺骨的冰寒。冲动时热，寂寞时寒，人生就是时热时寒，到不热不寒。

他们替人“保鏢”近三十年，钉板滚过、鲜血流过、水里火里冒过、大风大浪渡过，每次一上了马，就像是带兵出征的大军将一般，趾高气扬，威

风凛凛，从来也没有失利过。

也不知怎的，他们今天虽不是“保鏢”，但一入这狼牙坳，加上这雪景森寒，他们两人，都怀念当日在十万大山力搏巨寇李创鬼，在太行山下格杀“十四太保”的壮怀激烈、轰轰烈烈来。

饮烈酒、骑快马、流敌人的血！

这是何等快意长歌的日子！

将军百战身名裂！

丁拐子和张钩子的嘴裂过、鼻骨裂过、虎口裂过、连手臼也断裂过，声名却不但不裂，而且还越来越盛。

他们何等怀念那些日子。

那些餐风饮雨、江湖冲杀、快意长歌、和高手对敌而振奋的岁月！

——只不过，今儿不知怎的，一入狼牙坳，他们都觉得深寒刺骨！



——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

老了。

张钩子和丁拐子心中不约而同，都闪过这样的

念头。

“要像白衣大侠龙喜扬就好了。”丁拐子说，“他在这个年纪就有这般的名声，他日统率江湖，指日可期。”

“像他这样一位大公无私、行侠仗义、锄强扶弱、除暴安良的仁侠，又这么年轻好看，我要是在二十年前，也会跟着他，丢脑袋断脖子，决不皱一皱眉头，”张钩子说着，笑了起来，笑声里充满了无奈，“老了，我们。”

他终于说出了这一句。

要不是百福驿遇着了龙喜扬，可能还不致兴起那么深的感触。

——龙喜扬年轻、飞扬、武功高强，但谦冲有礼。

——仿佛一切的好事，所有优良的品德，全集中在这年轻人的身上。

张钩子和丁拐子在雪夜的驿站里，跟龙喜扬谈诗论剑说江湖，对龙喜扬极之服膺，还吸引了很多同在驿站渡宿的江湖人围观，他们还在凌晨店外的雪地比划，龙喜扬居然以店里的一只筷子，轻易击

败张钩子的“神钩”，丁拐子的“仙拐”！

他们仗以成名江湖三十年神钩仙拐，竟敌不过一个年轻人手上的一对筷子！

打从那时候起，张钩子和丁拐子对龙喜扬，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但同时也真的感觉到“老了”这两个字的可怖。

老了就是老了。

从林晚笑和朱金秀的眼色，甚至小眉、小鼻的眼光，都可以知道，少女们心目中的英雄是年轻的侠士，再也不会是像他们一样风烛残年的老人。

林晚笑和朱金秀便是两老“走这一趟”的原因。

朱金秀是豹隐洛阳、前朝御史朱鹰台的独女，朱鹰台因受京城刑捕总班头朱月明的三邀四请，终于拗不过这堂弟的拳拳盛意，赴京助持大局，朱鹰台先行抵京，俟局面安定了之后，才请张丁二侠把女儿朱金秀护送过来。

张钩子和丁拐子曾受过朱鹰台的恩义，更在晚年得到朱御史的照拂，凭他们走镖三十年的名声，护送朱金秀赴京师，虽有点“大材小用”，但钩拐二侠也责无旁贷，不容推辞。

林晚笑则是洛阳一位武林世家的掌上明珠，因为部属所害，密谋叛变，全家被杀，只逃出了林晚笑和她的一位兄长，兄长矢志留在洛阳，结合旧部，以图复仇；林晚笑则寄护在朱大人府中，与朱金秀结成闺中密友，这次朱金秀赴京，念到了京城没有伴儿，要把林晚笑也拖去，林晚笑也免得多留在这伤心之地，所以也跟着朱大小姐一道儿出发了。

其实在钩拐二侠的心底里，对林晚笑恐怕要比朱金秀更疼上一些。

那可能是因为林晚笑身世遭逢可怜之故，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林晚笑比朱金秀更乖、更温驯、更善良之故。她的身世凄凉，但从无尤怨，当一个人遭逢可悲，或是才具过人，而他本身却全不自觉，会更令人同情或仰佩。或许，这也是使钩二侠特别喜欢林晚笑了原因之一罢？

何况林晚笑还很美丽。

非常的美丽。

小眉和小鼻是朱金秀的女侍，但她们衷心里也比较喜欢林晚笑。

因为林晚笑人好。

至少对他们很好。

就连朱金秀本身也特别喜欢林晚笑。

除了在昨天晚上……

当龙喜扬高谈阔论，语惊四座之际，朱金秀把一只妙目，情深款款的击在龙喜扬清俊伟昂的身上，即发现龙喜扬正在偷偷的瞧向林晚笑。

林晚笑微笑、低头、长长的睫毛闪动着，屋内的火光映红了她右脸，屋外的雪意却使她左颊微微发白。

在那一刻，朱金秀觉得很妒嫉。

——龙喜扬和林晚笑实在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。

就连钩拐二老也不禁这样地忖思着。

不过想归想，林晚笑始终安安静静地坐在远处，既不像朱金秀向龙喜扬东西南北地问个不停，也不似小眉小鼻的互扯着衣服窃笑。

她只是安安静静的坐着，也不知她在想些什么？或是什么都没有想过？

谁知道？

但谁都知道，这次凭钩拐二侠的身手名声，护

送两个与人无仇跟人无怨的女子到京城去，加上朱大人的盛名，实在是如同带自己女儿去逛庙会、赶街子、瞧热闹一般，是不会冒上什么风险的。

可是，事实上，在人生里，有很多事，偏偏就不循着人所料想的轨迹发展——



如果你带着疼爱而美丽的女儿去逛庙会、上街、万一不幸发生了“意外”，那大致上会是什么“意外”呢？

——这“意外”通常是不小心摔了一跤，遇上地痞劣少的调戏、甚或是遭小手偷窃……等等。

这当然不算是太严重的意外。

不过，只要这“意外”再严重一些，那就相当可怕了。

而人生里常有这种意料不到的严重事件。星星之火，足以燎原，人们常常不知道如何防范未然，然而偏偏任何小事，万一处理不当，都足以演变成不可收拾的大祸。



钩拐二侠遇到的情况，便是这样。

他们走镖的三十年，原早已打听清楚，狼牙坳一带，并没有什么盗杠盘据，有的也只是二、三股流匪，不足为患。

所以，他们才能有余暇在坳子里的河沟旁，生一堆火，烘烘身子，歇一歇脚，吃些乾粮。

敌人就在那时候出现。

一上来，才照面，就施辣手，实哥儿、趟小七、德叔，牛胆就全给杀了。

张丁二侠，仓猝应变，自包袱里抽拔出钩子双拐之时，连同张钩子的侄儿，还有两名轿夫也丧了命。

除了只剩下的两名吓得魂飞魄散的轿夫，还有抖嗦不已的小眉、小鼻之外，这一队人，现在活着的就只有轿里的人和张钩丁拐了。

贼人一上来就施杀手，这是一般匪寇所不为者，张丁二人自然知道这些人是善者不来。

可是来人的份量，还是超乎张丁二人的想像之外。

包围上来的人，约莫十一、二人，但正面对着他们的人，只有三个。

这三个人当然就是这干流寇的领袖。

张钩子、丁拐子见博识广，一眼就认出了两个人。

——是黑道上，不是白道。

——白道上的好汉，早已把这两人视为“死敌。”

——所谓“死敌”的意思是：只要发现有人跟他们“混”在一起，也要拔刀子去拼个不死不休。

——当然，这也要自度有份量“拔”得起这两人的人，才“拼”得起。

——但也不能算太少。

——至少龙喜扬就是一个。

故此张丁二老一想到这点，就很有点后悔：为什么今早要藉故推托，不让龙喜扬一道上路呢！

——如果龙喜扬也在这里，集三人之力，局面肯定可以控制。

其实，张丁二人急着与龙喜扬分道扬镳，是恐怕在路上有为难处：因为朱金秀明显的慕恋龙喜扬，而龙喜扬的一颗心，似乎是飞到林晚笑身边。

张丁二人虽老，眼却明。